

們心裡又當如何？尤其煮雲法師，住在臺南幾個月，直到現在，還住在一位信徒家中，你們既是佛教徒，對弘法的法師，如此的拒絕仇視，你們自問還對得起大陸來臺的教胞吧？」這一篇理直氣壯，義正詞順的大道理，感動了很

多的有正義的佛教徒，一時掌聲雷動，情不自禁的喝彩叫好。第二天王鵬程理事長，親自到開山路看我，並表示歉意的說：「法師到台南來很久，我們沒有盡到地主的義務，招待法師安住下來，感覺遺憾！」

後來，我應鳳山佛教蓮社信徒之請，住持鳳山佛教蓮社，慈老首先來信賀我說：「恭喜你有了地方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，再沒有魔障來阻礙你了，我很高興……」

去年我出版拙作「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」一書時，我從臺北去看老法師，他老以為我的書已經出版了，見面就說：「你的大作出版了，為什麼不送我幾本，我可以拿它作講經故事的教材。」我說：「還沒有印好，等印好老法師要多少……我寄多少來！」他老人家很慈悲的說：「我也沒有錢助你，也不想佔你便宜，我們交換伍拾本書好了。你給我伍拾本異聞錄，我的第二編菩提心影在香港印，出來我寄伍拾本給你。」我在臺北把書印好，就先寄去伍拾本給老法師，我回到鳳山，就收到老法師來信說：「今天收到你寄來的五大包書，我的書，還在香港印，不知那天出來才能還你的五十本書債哩？」

不幸事隔不數月，老人竟捨報上生了，朱斐居士在蓮社與我打趣的說：「慈老會再來的，二十年後你再向他老人家要五十本書好了！」其實他老人家，贈送人的書籍，不計其數，他又向誰去索取呢？老人去了，青年佛子何所依？

今年我為了住持了地方，不能如像往年一樣行雲野鶴似的隨便亂跑，所以不能如前幾年按時去向老法師拜年，直到正月月底才能有空北上拜年，也就是我與老法師最後一次見面，老人仍是如此的慈悲，從關房中伸出手來與我熱烈的握了很久。垂詢很多我在南部弘法與維持地方的經過。當我告假下山時，老人還把朝南的窗格開下，望着我們舉手，表示再見的意思，誰也想不到這一次相見，就是永久的別離呢？

老法師：今後我來汐止再也不見你老人的慈悲愛護，如遊子歸來的一樣歡喜暢談了。

老人你去了，一班孤苦無依的青年佛子，今後何所依歸呢！言念及此，我的熱淚又禁不住的流下來了。

## 感念慈公老人 心悟

慈公老法師圓寂了，這豈但是佛教的一大損失，更是佛教青年的最大不幸呢！

慈老法師是最愛護佛教，和佛教青年的人。

現在他老人家圓寂了，今後還有誰能像他老人家那樣愛護佛教，和佛教青年呢？想到這裡，我不由得不為他老人家的圓寂，而洒一把極悲痛的熱淚！

我自卅八年正月由閩來台，親近他老人家於中壢圓光寺，不久，又隨他老人家到基隆月眉山靈泉寺，後來更隨他老人家到新竹靈隱寺，汐止靜修院，至卅九年秋彌勒內院落成後，我又在該院親近他老人家受教將近一年。他老人家對我們一般青年同學的愛護，真是無微不至！現在他老人家雖已圓寂了，而他老人家那種像父母一樣的慈悲，永遠銘記於我們的五內，那種如生龍活虎一般的精神，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！

他老人家一生為法為人的精神是何等的偉大？對於佛教和國家是何等的貢獻？這點，我想差不多的人都是知道的。今天一定也有很多人為他寫着。我現在祇想寫我對他老人家印象最深的幾點小事在這裏，以表示我對老人家的感念於萬一。

卅八年春我們，親近他老人家在中壢圓光寺的時候，那時他老人家的精神非常好，每天要和同學們講五六課。有的人看見他老人家年紀那麼大，又那樣不辭辛苦的講課，生怕他老人家太辛苦了，於是就煮了一點稍為中吃的東西供養他，並勸他每天少講幾課，要保重身體。然而他老人家是從來不為自己着想的，他把人家供養他的東西統統分給同學們共吃，那時他老人家常常對我們說：「我沒有生命，我的生命就是你們！人家供養我，關心我，我並不感謝他。果如有人能愛護你們，關心你們，那我才感謝他呢！」事雖相隔了五年，而這慈悲的餘音猶在耳邊響着

### 悼慈航老師 慈浴

人生過程真像電，僅僅一年有餘的未見面，今日，郵差送來了第十八期的菩提樹月刊，突然帶來了驚人的噩耗！慈航老師圓寂了！

不對！起初以為是幻想的，但是越對不起，這是我所崇敬的導師，這熟悉的名字下加上「圓寂」二字！這是多麼令人驚心動魄呵！嗚呼！我所敬愛的導師去了，從此以後我不能再聽到導師的法音，我便不能再接到導師的來信；想到這裏，我手裏拿起導師給我的道影，不由的眼淚奪眶奔出來了！導師！你就這樣放下前途充滿着美麗的希望而能來領導師未完成的大業嗎？

記得導師在四十二年夏季同甘共苦的佛南佈教的時候，我所見到的圓圓的臉面，胖胖的身體，銳利的眼睛，使我不由的敬佩起來，他的心弦，使我聽了，一句一字深入我的骨髓，導師的眼光，是多麼的崇敬！導師的悲心親切，是多麼的崇敬！導師的平生最熱心於僧教育，功蹟赫赫的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，誰也不能否認！他對於佛教的教化事業也有極大的貢獻。所以他的生命，都是貢獻於社會的啊！導師的精神是多麼偉大啊！導師呀！你是多麼偉大！我相信用你的一定可以乘願再來，滿你婆婆流化衆生大願。寫到這裏，我不知去了多少傷心的淚滴。再也寫不下仁人了！我將把導師賜題我的座右銘來紀念導師。